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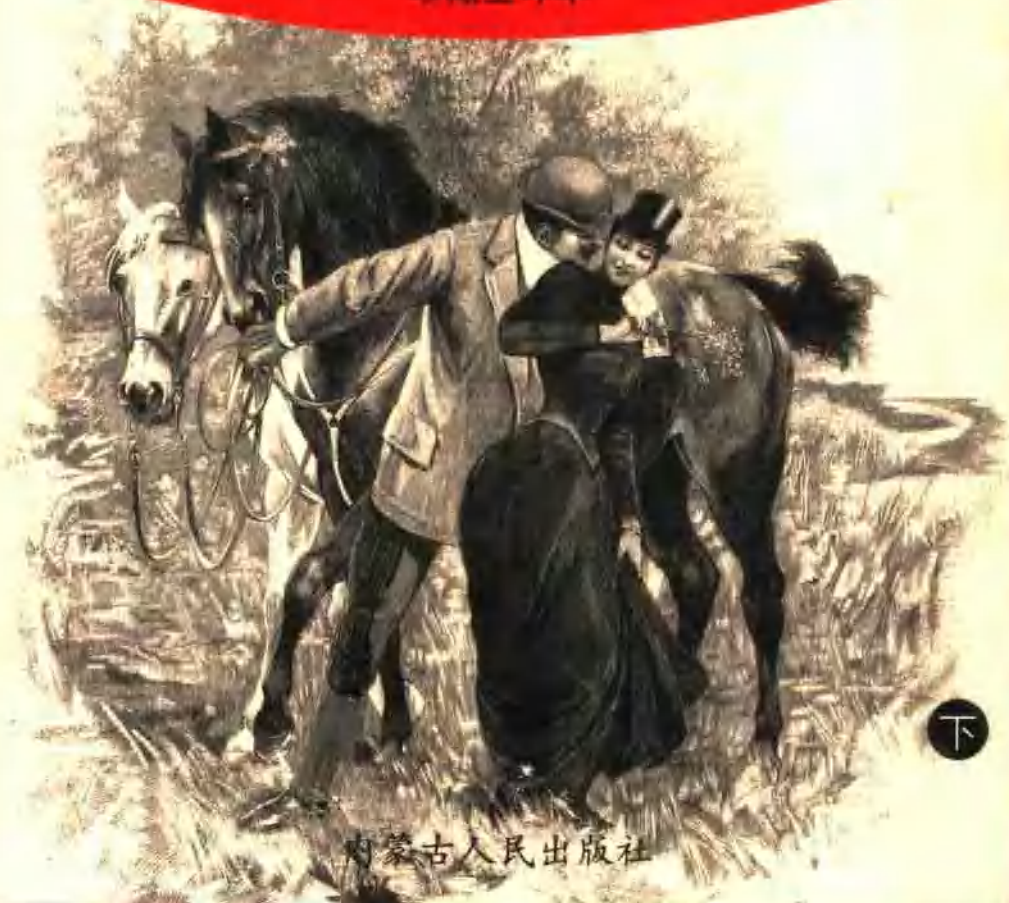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
An English-chinese Collation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

Gone With The Wind

珍藏全译本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
An English-chinese Collation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②

I712.45

60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大仲马……等(Dumas et al.)著;
刘彬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04-07803-9

I. 世… II. ①大… ②刘… III. 长篇小说-外国
-近代 VI. 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491 号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全十册)

译 者	刘 彬
责任编辑	晓 峰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天宝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168 1/32
字 数	1850 千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7803-9/I·1650
定 价	350.00 元(全十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四 部

第三十一章	(3)
第三十二章	(13)
第三十三章	(23)
第三十四章	(32)
第三十五章	(45)
第三十六章	(60)
第三十七章	(79)
第三十八章	(89)
第三十九章	(106)
第 四 十 章	(115)
第四十一章	(126)
第四十二章	(140)
第四十三章	(150)
第四十四章	(159)
第四十五章	(166)
第四十六章	(180)
第四十七章	(185)

第 五 部

第四十八章	(203)
-------------	-------

第四十九章.....	(209)
第五十章.....	(221)
第五十一章.....	(228)
第五十二章.....	(232)
第五十三章.....	(242)
第五十四章.....	(252)
第五十五章.....	(260)
第五十六章.....	(266)
第五十七章.....	(273)
第五十八章.....	(281)
第五十九章.....	(285)
第六十章.....	(292)
第六十一章.....	(296)
第六十二章.....	(304)
第六十三章.....	(307)

第四部

第三十一章

1866年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斯佳丽·奥哈拉坐在房里给皮蒂姑妈回信,详细解释为什么她和玫兰妮或艾希礼都不能回到亚特兰大去同她住在一起。这已是第十次写同样的信了,她很不耐烦,因为知道皮蒂姑妈只读完开头几句就会把信放下,然后再一次来信抱怨:“可是我真害怕独自一个人生活呀!”她的手已经冻僵了,便停下来使劲搓搓,同时将双脚再一次向裹脚的旧棉絮里伸一伸,她的拖鞋后跟实际上早已磨掉,只好用碎毡皮包起来。毡皮尽管可以使脚避免直接踩地,但也起不了多少保暖作用。那天早晨,威尔把马牵到琼斯博罗钉蹄铁去了。斯佳丽暗想这世道怎么变得这么怪了,马还有鞋穿,而人却像院子里的狗还光着脚呢。

她继续拿起笔写信,但这时听到威尔正从后门进来,便又把笔放下。她听见他那条木腿在房外面的穿堂里梆梆地响,后来没有声息了。等了一会儿,想必他会进来,但没有一点动静,于是她只好喊他。他进来了,两只耳朵冻得通红,淡红色的头发一片蓬乱,站在那里俯视着她,嘴角浮现着一丝幽幽的笑意。

“斯佳丽小姐,你究竟攒了多少钱呀?”他问。

“难道你是贪图我的钱要和我结婚吗?威尔?”她有点粗鲁地反问他。

“不,小姐,我只是想现在想知道。”

她审讯似地注视着他。威尔显得不很认真,不过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她觉得出了什么事。

“我手头只有十个金元,”她说。“这是那个北方佬留下的最后一点钱了。”“唔,小姐,这会不够的。”

“不够干什么?”

“不够交纳税金,”他答道,一面蹒跚地走到壁炉前面,弯下腰伸手烤火。

“税金?”她简单地重复了一遍,“我的上帝,威尔!我们已经交过税了呀!”“是的,小姐。但他们说你交得不够。这是今天我在琼斯博罗那边听到的。”“可是,威尔,我弄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斯佳丽小姐,我的确很怕再给你添烦恼,因为你已经够苦的了,可是我又不能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还得付更大一笔的税金。他们把塔拉的税额增加得吓人地高——我敢说超过了县里任何一宗不动产。”“既然我们已经付过一次了,他们就不能再让我们交更多的税金。”“斯佳丽小姐,你从来不大到琼斯博罗去,我也高兴你这样。那是这些日子一位夫人不该去的地方。可是假如你去得多了,你就会知道,那里近来有不少的流氓,共和党人提包党人在当政。他们会叫你气炸的。而且,还常常发生黑鬼把白人从人行道上推下去的事,以及——”“可这同我们的税金有什么关系呢?”“我正要说明呢,斯佳丽小姐。由于某种原因,那些无赖已经对塔拉的税金表示很不满意,仿佛那是个年产上千包棉花的地方。当我听到这消息,便到那些酒吧间附近去打听,收集人们的闲言碎语。然后我才发现,有人希望在你付不出这些额外税金时,州府将公开拍卖,于是他们可以用低价买下塔

拉。谁都明白你交不出这么高的税款。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想买这块地方。我调查不出来。不过我想,希尔顿这胆怯的家伙,那个娶了凯瑟琳小姐的人,他肯定会知道的,因为我正要向他探听,他便尴尬地笑了。”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抚摩着他的半截腿。这条残腿每逢天气寒冷就要疼痛,而且半截木头又镶嵌得不很好,弄得他很不舒服。斯佳丽呆呆地望着他。他谈到塔拉这个要命的消息时,态度还是那么随便。由州府公开拍卖吗?那么大家往哪儿去呢?而且塔拉会属于另外一个人!不,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她早已专心致志于塔拉的生产,因此不大关心外界发生的事。既然有威尔和艾希礼去料理她在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可能要办的一切事务,她就没必要离开农场。在战争爆发前她对于父亲有关战争的谈论听而不闻,她如今才对于威尔和艾希礼在晚餐后有关开始重建的闲谈也不怎么在意了。

当然喽,她听说那些倚仗共和党大谋私利的南方败类,以及那些提包党人。后者是南方一宣告投降就像蝗虫般拥来的北方佬,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装在一个提包里带到这里。她还同那个所谓的“自由人局”打过几次很不愉快交道。她也听说过有些被解放的黑人已变得相当傲慢无礼了。可最后一点她却难以相信,因为她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一个傲慢的黑人呢。

但是,有许多事情是威尔和艾希礼合谋向她隐瞒了。随着战争灾害而来的是重建故园时期的更大灾害,只不过他们两人早商量好了,在家里谈论当前形势时不提外而那些更可怕的具体情况。而当斯佳丽不加回避高兴听听时,也大多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

她听艾希礼说过,南部正在被当作一个被征服的省份对待,而征服者所采取的主要政策便是给予报复。不过,这样一种报道对于斯佳丽来说丝毫没有意义,因政治是男人们的事。

她听威尔说过,似乎北部就是不准让南部重新建立起来。好吧,斯佳丽心想,男人们总爱为一些蠢事操心。而她,北方佬过去没有鞭打过她,这一次看来也不会。如今最要紧的是拚命工作,再用不着为北方佬政府忧虑。反正,战争已经过去了。

斯佳丽并不明白竞争的一切规律都已经改变,诚实的劳动不会再赚到公正的报酬了。佐治亚州如今几乎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北方佬士兵镇守着整个地区,“自由人局”完全控制这里的一切,而他们正在确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法规。

这个由联邦政府组织起来的局,其职责是管理那些懒惰而激动的前黑奴,现在正吸引他们成千上万地从种植园转移到乡村和城市中来。局里供养着他们,任其游手好闲,并且腐蚀毒化他们的思想,激发他们反对以前的主人。杰拉尔德家从前的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负责设在塔拉的分局,他的助手是凯瑟琳·卡尔弗特的丈夫希尔顿。他们两人大肆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等待时机要让黑人回到种植园重新沦为奴隶,而黑人为逃避这一厄运的唯一希望在于这个局以及共和党给他们提供的种种保护。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进一步告诉黑人们,他们在哪个方面都不比白人弱,并且很快就会允许白人与黑人通婚了,而他们以前的主人们财产也将很快被瓜分完,每个黑人都将分到四十英亩地和一头骡子归自己所有。他们以所谓白人逢凶犯罪的故事来煽动黑人,因此在一个一贯以主奴关系亲密闻名的地区,仇恨和猜疑又开始抬

头了。

“自由人局”由士兵撑腰,同时军方发布了一些自由矛盾的管制被征服者行为的命令。人们动辄被捕,甚至对该局官员表示冷淡也会构成罪名。军方颁发的命令有关于学校的,关于卫生的,关于谁的衣服上所钉的钮扣是什么种类,关于日用品销售以及包括其他几乎一切事物的。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干涉斯佳丽所经营的任何买卖,并且有权对她所售出和交换的一切物品规定价格。

幸好斯佳丽很少同这两个人发生什么联系,因为威尔早已说服她让他来管理买卖上的事,而她自己只管理农场。威尔用他那种温和的办法克服了好几种这一类的困难。并对她什么也没有说。同时威尔能够同提包党和北方佬周旋下去——如果他必须这样做的话。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大到他自己无法处理了。这就是那笔额外规定的税金和丧失塔拉农场的危险,这些事不能不让斯佳丽知道——而且得马上知道。

她瞪着两眼望着他。

“啊,该死的北方佬!”她叫道:“他们打击了我们,让我们已成了乞丐,难道这还不够吗,要放任流氓来凌辱我们吗?”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宣布到来,可是北方佬仍然有权掠夺她,仍然可以叫她挨饿,仍然能把她赶出家门。而她竟然那么傻,曾经以为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只要她能够坚持到春天,就会万事大吉的。可威尔带来的这个令人可怕和绝望的消息却在整整一年累死累活和苦苦盼望之后降临,这已经是将她彻底压垮的最后一份负担了。

“唔,威尔,我还满以为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困难也就会完了呢!”“不会的,”威尔扬起他那张瘦削的乡巴佬面孔,镇定地注视着她。“我们的困难还刚刚开头呢。”“他们要我们付多少额外税金呢?”“三百美元。”一瞬间她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三百美元呀!这听起来就像三百万美元一样。

“怎么,”她慌乱地嚷嚷着,“怎么——怎么,那我们无论如何得筹集三百美元了。”“是的,又是月亮又是虹,或者两个都要,很不容易唉”“啊,不过威尔!他们是不能出卖塔拉的。你看——”他那温和暗淡的眼睛流露出深深的仇恨和痛苦,这远远超过了她原先的估计。

“唔,他们不能?我看,他们不但能而且会很乐意出卖的!斯佳丽小姐,国家已经完全沦为地狱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那些提包党和流氓都有投票权,而我们民主党人大多数没有。这个州的任何民主党人,只要他一八六五年在税收册上有两千美元以上的税额,就不能投票选举。这个规定把你父亲和塔尔顿先生以及麦克雷家和方丹家的少爷们都排除在外了。还有凡在战时担任过联盟军上校以上军官的人都不能投票。而且,斯佳丽小姐,我打赌这个州有比南部联盟任何一个别的州更多的上校。同时,凡是在联盟政府下面担任过公职的人也不能投票,这样一来,从公证人到法官都被排除了,而林区是到处有这种人的。事实上,北方佬制造那个大赦誓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在战前稍有身分的人都一律不能投票。聪明能干的人不能,上流社会的人不能,有钱的人也不能。”

“哼,我就能投票只要我履行他们那该死的宣誓。一八六五年我一个钱也没有,更不是上校或别的什么体面人物。可是我就不去宣誓。再怎么倒霉也不去!如果北方佬行为很正当,我也许早已经立誓忠于他们了。可如今已经不行。我可以被迫

回到联邦,但决不会被改造成一个联邦分子。我宁愿永远丧失选举权,也决不去宣那个誓。然而像希尔顿那样的流氓,他却有选举权;像乔纳斯·威尔克森,像斯莱特里那样的下流白人,以及像麦金托什家那样的废物,他们却有选举权。且都在管事。而且,如果他们要欺负你,叫你付上十倍的额外税款,也是办得到的。就像一个黑人杀了白人而不会判刑。或者——”他没有说下去,觉得难以开口,因为他们两人都清楚记得,在洛夫乔伊附近那个农场里一个孤单的白人妇女曾遭遇到什么……“那些黑人能够做出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而‘自由人局’和士兵们都用枪杆子给他们撑腰,可我们不能参加选举,对此没有丝毫办法。”“选举,”斯佳丽嚷道:“选举!投票选举对于眼前的事到底有什么相干呀,威尔?我们谈的是税金……威尔,谁都知道塔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农场如果逼不得已,我们可以用它抵押到一笔钱,够付税金就行了。”“斯佳丽小姐,你为人一点也不傻,可有时说起话来却有点傻乎乎的。请问,谁还有钱来押贷这个农场呢?除了那些想要从你手里弄到塔拉的提包党,还会有谁呀?你看,每个人都有了土地。每个人的土地都是贫瘠的。你的土地怎么能押出去。”“我还有从那个北方佬身上取下的钻石耳坠呢,我们可以把它卖掉。”“斯佳丽小姐,这附近谁还有钱买耳坠呢!人们连买腌肉的钱也没有,别说什么首饰了。如果你有了十个金元,那么我敢打赌,这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存款了。”这时他们又沉默下来,斯佳丽感到她的头好像在撞一堵坚固的石壁,过去一年已有那么多石壁来让她撞啊!“我们怎么办呢,斯佳丽小姐?”“我不知道,”他茫然地说,并且觉得没必要管它了。因为这实在是意外碰到的一堵石墙,而她突然感到特别乏,连骨头都酸疼了。她为什么要那样拼命工作,拼命挣扎,并把自己折磨完呢?每一番挣扎的结果都好像是失败在等待着嘲弄她。

“我不知怎么办好,”她说。“但是千万别让爸知道了。那会使他烦恼的。”“我不会。”“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我一听说就来找你了。”是的,她想,无论是谁听到了什么坏消息都会立即来找她的,而她对此感到烦透了。

“威尔克斯先生在哪里?说不定他能出些主意。”威尔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这使她感到,就像从艾希礼回家的头一天那样,他是什么都明白的。

“他在下面果园里劈栅栏呢。我刚才拴马时听见他的斧子声。不过他赚到的钱决不会比我们所有的更多一些。”“要是我想同他谈谈这件事,我可以谈,难道不行吗?”她突然高声说,同时踢开那块裹着双脚的旧棉絮,站了起来。

威尔不表示反对,但继续在炉火前搓着双手。“最好披上你的围巾,斯佳丽小姐。外面怪冷的。”可是她没戴围巾便出去了,因为围巾在楼上,而她现在需要见艾希礼,把她遇到的麻烦摆在他面前。这可是非常紧急的事,不容再等了。

要是能发现他独自一人在那里,那该多幸运啊!自从他回来以后,她一直没有私下单独同他谈过半句话。他常同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玫兰妮在他身边,后者总不时地摸摸他的袖子,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确信他真的在那里。这副亲昵的样子曾惹起斯佳丽的满腔炉火,虽然有几个月她心想艾希礼兴许已经亡故,因此这种情感也逐渐平息。如今她决定独自去见他。这一次不会有什么人妨碍她同他单独谈话了。

她从光秃秃的树枝下穿过果园,她的双脚全被潮湿的野草打湿了。她听见从沼泽地传来艾希礼劈栅栏时斧子震动的响音。要把北方佬恣意烧光的那些篱笆重新修复,是一桩很艰苦而费时的劳动。一切工作都是艰苦费时的,她很不耐烦地这样

想,并为此感到既厌倦又恼火又烦闷透了。假如艾希礼就是她的丈夫而不是玫兰妮的,那么她去找他时,可以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嚷着操着,将身上的负担都推给他,叫他尽最大的努力加以解决,那该有多好啊!她绕过一丛在寒风中摇摆着光秃秃的树枝的石榴树,便看见他倚着斧把,用手背擦拭着额头。他身上穿的是一条粗布裤子和一件杰拉尔德的衬衫,这件衬衫以前完好的时候只有开庭和参加野宴时才穿的,如今已经邹巴巴的,穿在新主人身上显然是太短了。他把上衣挂在树枝上,因为这种劳动是要流大汗的,她走过来时,他正站着休息。

眼见艾希礼身披褴褛,手持利斧,她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怜爱和怨天之情,激动得难以自禁了。她不忍心看见那温文尔雅、心地纯洁而善良的艾希礼竟是一副破衣烂衫,辛苦劳累的模样。他的手天生不是来劳动的,他的身体天生也只能穿戴绶绶。上帝是叫他坐在深院大宅之中,同宾客们高谈阔论,或者弹琴写诗,而这些音韵优雅的作品又毋需有什么涵义。

她能容忍让自己的孩子用麻布袋作围裙,姑娘们穿着肮脏的旧布衣裳,让威尔比大田里苦力工作得更辛苦,可是决不忍心让艾希礼受这种委屈。他太文雅了,对于她来说是太宝贵了。决不能让他过这样的生活,她宁愿自己去劈木头,免得眼见他干这种活时自己心里难受。

“人们说亚伯·林肯就是劈栅栏出身的呢,”当她走上前来时艾希礼这样说。“想想看,我可能爬到多么高的地位!”她皱起眉头,他总是在困难面前谈一些很轻松的事。但在她看来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她几乎被他的话激怒了。

她直截了当地把威尔带来的消息告诉他,话是那么简洁,一说出来觉得便如释重负了。当然,他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的。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不过发现她正在哆嗦时连忙把上衣取下来披在她的肩上。

“怎么,”她终于说,“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从哪儿弄到那笔钱吗?”“当然,”他说,“可是哪儿有弄呢?”“我在问你呀,”她有点恼火的答道。那种卸了担子的感觉早已消失。即使他帮不上忙,可为什么连句宽慰的话也没有,哪怕说一声“唔,我很抱歉”也可以啊。他微微一笑。

“我回来好几个月了,只听说过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瑞德·巴特勒,”他说。

原来上星期皮蒂帕特姑妈已给玫兰妮寄来了信,说瑞德带了一辆马车和两匹骏马以及满袋满袋的美钞回到了亚特兰大。不过她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他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路不正的。皮蒂姑妈有这种看法,这在亚特兰大颇为流行,那就是瑞德曾经设法夹带联盟州金库里一笔数百万的神秘款子跑掉了。

“让我们别谈他了。”斯佳丽打断他的话头。“只要世界上有下流坏,他就算是一个。可是,我们大家会怎么样呢?”艾希礼放下斧子,朝前望去,他的眼光仿佛伸向很远很远她无法跟上的地方。

“我担心的不仅是在塔拉的我们,而且是整个南部的每一个人,大家都会怎么样呢?”他这样说。

她觉得想要突然大喊:“让南部的每个人见鬼去吧!问题是我们怎么办?”但是她忍着没有说,因为那种厌倦的感觉又回到她心头,而且比以前更强烈了。原来艾希礼竟一点忙也帮不上。

“到头来究竟会怎么样,只要看看历史上每当一种文明遭到毁灭时所发生的情况就知道了。那些有头脑有勇气的人要以通过这种行动生存,而那些没有头脑和勇气的将被淘汰掉。我们能亲眼看到这样一次 *Götterdämmerung* 这尽管令人不怎么舒服,但毕竟还是很有趣的。”“看到一次什么?”“一次诸神的末日。不幸的是我们南方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神。”“看在苍天而上,艾希礼·威尔克斯!请你不要站在这里给我胡扯淡了,这次是我们要被淘汰呢!”她这种夸张了的疲惫似乎稍渗入他的心灵,将他从遥远的遐想中唤了回来,因而他亲切地捧起她的双手,把她的手翻转过来,手心朝上,审视手上的老茧。

“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两只手,”他一面说,一面轻轻亲吻两只手心。“这双手很美,因为这双手很坚强,每个老茧都象一枚纪念章,斯佳丽,每个血泡都是对你勇敢无私的奖赏。这双手是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父亲,那些女孩子,玫兰妮,那婴儿,那些黑人,以及我,而磨出老茧来的。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是在想,‘这里站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傻瓜在空谈关于古代诸神的废话,面活着的人却面临危机,’难道不是这样?”她点点头,但愿他继续握着她的双手永远不松开,可是他却把她的双手放开了。

“你现在跑到我这里来,是希望我能帮助你。可是我没这能耐。”他用困苦的眼光望着那把斧子和那堆木头。

“我的家和全部财产都早已经完了,我过去从来不清楚那些财产是归我所有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毫无用处,因为我所属于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我无法帮助你,斯佳丽,只能以尽可能老老实实的态度学着当个农夫。可这样做并不能帮你保全塔拉。你以为我们在这里依靠你的周济过活,还不明白这处境的悲惨吗——唔,是的,全靠你的周济,我永远也报答不了你为我和我们一家人所作的牺牲,出自你仁慈心肠的牺牲。我一天天愈来愈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自己多么无能,以致不配接受这加诸我们身上的所有恩惠。我这种可恨的逃避现实的习性,使得我愈来愈难以面对目前的现实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点点头,她对于他说的意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概念,可是她平心静气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这是他头一次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想法,尽管他外表上显得离她那么远。她非常激动,仿佛自己而临着一个新的发现似的。

“不愿意正视赤裸裸的现实,这是我的不幸。直到战争爆发为止,生活对于我一直就像幕布上的影子戏那样,谈不上什么真实。而且我宁愿这样。我不喜欢事物的轮廓太清晰了。

我喜欢它们稍稍模糊些,有点朦朦胧胧。”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浅浅地一笑,同时因风寒衣薄而微微颤抖。

“换句话说,斯佳丽,我是个懦夫。”

他那些关于影子戏和模糊轮廓的话,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可是最后一句话却是她在语言上能够听懂的。她知道这不是真话。他身上没有懦弱的成分。他细长身躯上的每根线条都表明他家历代祖先的英俊勇敢,而且他在这次战争中的经历是斯佳丽所深知的。

“怎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难道一个懦夫会在葛底斯堡爬上大炮去鼓舞士兵重新战斗吗?难道将军会亲自给玫兰妮写信谈一个懦夫的事迹吗?还有——”“那

不是勇敢，”他不屑一顾地说。“战争好比香槟酒。它会像影响英雄的头脑那样迅速影响懦夫。在战场上，你要不勇敢，就是被杀掉，所以傻瓜也会勇敢起来的。我现在讲的是另一码事。而且我的这种怯懦，比起初次听到炮声便冲上去那样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他的话说得缓慢而又颇为吃力，仿佛说出来使他感到痛心，因此要站到一旁来伤心地看这些话似的。要是别人这样说，斯佳丽准会轻蔑地把这些武断之言当作假意谦虚或者希图得到赞扬而不予理睬。可是艾希礼好像真是这样想的，他的眼睛里还流露出对她躲躲闪闪的神色——这不是恐惧，不是抱歉，而是对于一种无法避免义势不可当的压力的紧张心情。

寒风吹拂着她又湿又冷的双脚，她又瑟瑟颤抖起来，但这颤抖与其说由于冷风，不如说由于他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恐怖。

“不过，艾希礼，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唔，是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些用语言说出来会显得很可笑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害怕生活突然变得如此现实，从此得与它切身相处，太切身了，不得不与一些琐碎事打交道了。

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在这泥泞中劈木头，而是我难以接受这件事所说明的意义。我确实不能忍受让我过去所爱的生活中的美从此丧失。斯佳丽，在战前，生活是美好的。那时它富有魅力，像古希腊艺术那样是圆满的、完整的和匀称的。也许并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一点到如今我才像得。可是对于我，生活在‘十二橡树’村是真正美好的。我完全适合于那种生活。我就是它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它已经全完了，而我与这种新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我感到害怕。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看的是一出影于戏。我回避所有虚幻模糊的东西，那些过分现实而有生气的人和情景。我不喜欢它来干扰我。我也在回避你，斯佳丽。你太有活力了，太现实了，而我却怯懦得宁愿与影子和梦想为伍。”“可是——可是——玫兰妮呢？”“玫兰妮是个最轻柔的梦，是我的梦想的一部分。假如战争没有发生，我会悠闲地平静地度过我的一生，幸福地长眠在‘十二橡树’村，心满意足地看着生命消逝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可是战争一来，生活的真面目就站出来反对我。

我第一次投身于战争时——你知道那是布尔溪战役——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们被击得粉碎，濒死的马匹在厉声嘶叫，这使我领略到开枪杀人和眼看他们倒下喷血时那种令人作呕的恐怖感觉。可这些还不是战争中经历的最坏情景，斯佳丽。战争中最恶劣的是我必须同他们相处的那些人。

“我一生都在回避不去与人们打交道，因此只交了很少的几位朋友。经过战争后使我明白，我曾经创造过一个自己的世界，其中住着的都是些幻想人物。它教育我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不过它却没有教我怎样同这些人在一起生活。我怕的是永远也学会了。现在我知道，为了赡养我的妻子儿女，我必须在那些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中间开辟自己的一条生路。至于你，斯佳丽你是抓住双角和生活扭打，让它顺从你的意志。可是我还能怎样去适应生活呢？告诉你，我非常害怕这一点。”当他用深沉洪亮的声音，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感情独自继续诉说时，斯佳丽间接抓住一些话，竭力想了解它们的真正意思。但是那些话像野鸟般从她手中噗地飞走了。看来是有某种东西在背后驱赶它，用一条残忍的鞭子驱赶它，但她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

“斯佳丽，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才孤独而绝望地明白我个人的那出影子戏已经完了。也许就是布尔溪战役爆发后五分钟。当看到我杀死的第一个人倒地的时候就结束了。但那时我明白事情已经结束，我再也不能当旁观者了。不，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影幕上，成了一个演员，在徒劳地摆姿势，我那小小的内心世界已经消失，被人们侵占去了，这些人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他的行动也像野蛮人的行动。那样与我根本不同。他们用污秽的脚到处蹂躏我的新天地，以致使情况坏到难以容忍时我也找不到一席躲避之地。我在监狱里时曾经这样想：战争结束后，我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和旧的梦想中去，并且再看看那影子戏，但是，斯佳丽，回去是不可能的。

而当前我们大家面临的是比战争还要坏，比监狱还要坏——对我来说比死亡还要坏的局面……所以，你看，斯佳丽，我是由于害怕而在受惩罚呢。”“但是，艾希礼，”她开口说，就像在一片令人困惑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你担心我们会挨饿，那么——那么——啊，艾希礼我们总是会想出办法的！我知道我们会的！”他那双灰色的晶莹的大眼睛转过来注视着她的脸，眼光中流露着钦佩的神色。

但是不一会儿，目光又突然显得茫然了。这时她的心猛地下沉，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考虑什么挨饿的问题。他们常常像是用不同的语言在交谈的两个人。然而她是那么深深地爱他。以致每逢他像现在这样退缩时，便仿佛觉得和煦的太阳在迅速西沉，把她抛弃在黄昏时分的冷露里。她要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怀里，让他明白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他所读到过或梦见过的什么东西。只要她能够领略到那种与他合而为一的感觉就好了，这种感觉自从很久以前他从欧洲回来，站在塔拉的台阶上朝她微笑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渴望着啊！

“挨饿是很不好受的，”他说。“我清楚，因为我挨过饿，可是我并不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丧失的那种旧生活中的慢悠悠的美感时，还得面对生活。”斯佳丽绝望地思索着，觉得也许玫兰妮会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玫兰妮和他经常谈这样的蠢话，什么诗呀，书本呀，梦呀，月色呀，流星尘呀，等等。他不害怕她所怕的那些事物，不害怕肚子饿着，不害怕寒风刺骨，也不害怕从塔拉被赶出来。

而他现在正对着嗦嗦发抖的恐惧，这是她所从未经历过也无法想像的。因为，她坚信，在这个劫后至残的世界上，除了饥饿和寒冷，以及丧失家园，还有什么比这更要怕的呢？

而且她思量过，只要她注意倾听，她是会知道怎样去回答艾希礼的。

“啊！”她声音里含着失望之情，仿佛一个孩子打开装潢漂亮的盒子后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似的。听到这样的声调，他只好惨然一笑，好像在表示歉意。

“原谅我讲了这样的话，斯佳丽，我没有办法使你理解，因为你不明白恐惧的含义。你有一颗狮子般的心，同时又缺少想像力，对于这两种禀性我都非常妒忌你。你永远也不会害怕而对现实，你永远也不需要像我这样逃避现实。”“逃避？”仿佛这才是他所说的唯一能懂的字眼，原来艾希礼也像她那样对斗争感到厌倦了，所以他要逃避。她想到这里便呼吸紧迫起来。

“啊，艾希礼，”她嚷道，“你错了。我也想逃避呀。我对这一切简直厌倦极了！”他困惑地扬起眉头，斯佳丽却把一只滚热而殷切的手放在他的臂膀上了。

“听我说，”她滔滔不绝地连忙说起来。“告诉你，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简直厌倦到极点，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我曾经为吃的用的拼命挣扎过，我拼命拔草，锄

地,摘棉花,甚至扶犁耙,直到连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了为止。我告诉你,艾希礼,南方已经死了!它已经全灭了!那些北方佬和自由黑鬼以及提包党人抓住了它,什么也没我们的份儿了。艾希礼,让我们逃走吧!”他严厉地瞧了她一眼,然后稍微低下头来逼视她那已经红得发烧的脸庞。

“是的,让我们逃走——丢下他们所有的人!我实在懒得替他们下下去了。有人会照顾他们的。经常有人会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啊,艾希礼,让我们逃走,你和我。我们可以到墨西哥去——墨西哥军队中需要军官,到那里我们会惬意的。我会替你做事,艾希礼,什么事我都会替你做。你知道你并不爱玫兰妮——”这时艾希礼一怔,脸上浮现惊诧的神色,想要插嘴说话,可是她滔滔不绝的谈势把他的话头打断了。

“那天你曾告诉我你更加爱我——啊,你是记得那一天的!而且我知道你并没有改变!我敢说你没有改变!而且你刚才还说她不过是个梦罢了——啊,艾希礼,我们逃走吧。我一定会使你快活的。无论如何,”她又恶狠狠地补充说,“玫兰妮可不能——方丹大夫说过她再也不能给你生孩子了,而我还能给你——”他用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肩头,痛得她没有办法继续说下去,而且她已累得喘不过起来了。

“我们应当忘记在‘十二橡树’村的那一天。”“你认为我会忘记吗?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能老老实实说你不爱我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赶紧回答。

“不,我不爱你。”

“那是撒谎。”

“即使是撒谎,”艾希礼的声音竟平静得可怕,“那也是不容讨论的事。”“你的意思是——”“难道你认为我可以丢下玫兰妮和孩子自己跑掉,就算我恨他们两个人,难道我能让玫兰妮心碎?让他们娘俩靠朋友的救济生活?斯佳丽你疯了?你心里怎么没有一点点忠诚的意识了?你是不能丢下你父亲和那些女孩子的。你对他们负有责任,就像我对玫兰妮和小博负有责任一样,因此不管你是否厌倦,他们还在这里,你还得为他负责。”“我能丢下他们——我已经厌恶他们——对他们不耐烦——”他朝她俯下身去,这时她的心脏紧张得都要停止跳动了,她以为他要来拥抱她呢。但是,不,他只是拍拍她的臂膀,像抚慰一个小孩那样起来。

“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乏了。所以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已经肩负着三个男人的重担。不过我会帮助你的——我不会永远这样笨拙下去——”“你要帮助我只有一个办法,”她阴郁地说,“那就是带我离开这里,让我们到别处去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了。”“没有什么,”他平静地说,“除了名誉——什么也没有了。”她怀着几经挫折的热望瞧着他,仿佛头一次看到他那两道新月形的眼睫毛浓密得犹如熟透了的金黄麦穗。他的头高傲地盘踞在裸露的脖子上,瘦长挺直的身躯充分体现出高贵和尊严品质,即使一身蓝缕也掩盖不了。她的眼光同他的碰在一起了,她觉得自己的日光流露出期望之情,而对方的眼睛却像灰色在天空下的山中湖泊那么遥远。

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对于她的放荡梦想和狂热欲望的恐惧。

一股伤心和疲惫的感觉浸过她的全身,她双手捧着头哭了。他从没见过她哭过。他从没想到像她那样性格刚强的妇女居然也有眼泪,这时他心中涌起怜爱和悔恨之情。他连忙靠近她,立即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抚慰着,把她的头紧紧贴在自己

胸口上，低声说：“亲爱的！我的勇敢可爱的人儿——别这样！你千万不要哭呀！”由于这一接触，他感觉到她在他的怀抱中发生了变化，他抱着的苗条身躯有一股狂热和魅力，那双绿眼睛仰视着他，洋溢着热烈而温柔的光辉。突然，周围已不再是寒冷的冬天。对于艾希礼，春天已经再一次回来了，那个业已部分地忘怀了的充满着翠绿的沙沙声和喃喃声的柔和的春天，一个舒适而懒洋洋的春天，那种年轻人的渴望又在他身上激荡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如今又回来了。而从那以后的所有的痛苦的年月都已经消失，他只看见朝他凑过来的两片樱唇那么鲜红，那么动人地颤抖。于是他吻了她。

她觉得耳鼓里响起低低的怪叫声，好似是放在耳旁的海螺发出来的；她从这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急跳。她的身体好像完全融化到他的身体中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合而为一地站着，他如饥似渴地紧紧吻着她的嘴唇，似乎永远也吻不够。

后来他突然放开她，她感到自己无法单独站住，便抓住篱笆来支撑着。她抬起那双燃烧着爱欲和胜利之火的眼睛望着他。

“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说吧——说吧！”他的两手仍然搭在她肩上。她觉得他的手还在颤抖，并且很喜爱这样的颤抖。她热烈地向他凑过去，可是他却稍稍退却，没有让她贴近，同时用那双已经毫无疏远之意、而如今正苦于绝望挣扎的眼睛看着她。

“不要！不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再这样，我就要对你无礼了。”她快活而热情地微笑着看着他，表示她已经忘记了时间、地点和一切，只记得他的嘴唇紧贴着她的嘴唇时的滋味。

他突然抓住她用力摇着，摇得她满头黑发凌乱地披散到肩上，仿佛怀着对她——和对他自己的满腔怒火在摇着她。

“我们不能这样！”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决不能这样！”看来如果他再摇下去，她的脖子就要摇断了，头发已经蒙住了她的双眼，她披他的行动吓呆了。她竭力挣脱开来，然后瞪着眼睛看着他。他的额上渗出小小的汗珠，他紧握双拳，似乎在经受某种痛苦。他直望着她的脸，那双灰色的眼睛仿佛要把她刺穿。

“这全是我的错——与你没关系，而且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要带着玫兰妮和婴儿离开这里。”“离开？”她痛苦地嚷道，“啊，不！”“是的，千真万确！你以为做了这种事我还会留下来吗？而且这种事以后还可能发生——”

“但是，艾希礼，你不能走。你为什么要走呢？你是爱我的——”“你还要我这样说吗？好，我就说，我爱你。”他忽然鲁莽地向她凑过去，吓得她连忙朝后退，把身子靠到篱笆上。

“我爱你，爱你的勇敢，爱你的顽强，爱你的情火，爱你那十足的冷酷无情。我爱你到什么程度，爱到我刚才几乎败坏了这所庇护过我和我一家的殷勤款待，爱到几乎忘掉了我那世界上再好不过的妻子——爱到我在這泥地里就能对你放肆，把你当作一个——”她在一遍混乱思绪中挣扎，心里像被冰刀戳了似的，感到痛苦，感到心寒。她犹豫地说：“如果你有了那样的感觉——而又没有把我怎么样——那么你就是并不爱我。”“我是永远无法使你理解的。”他们相视对方，都不再说话了。突然斯佳丽打了个寒颤，她仿佛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后回来，看见这里还是冬天，赤裸裸的田